

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平面格局的初步研究*

赵俊杰(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副教授)
张晓超(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博士研究生)
王子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讲师)

长白山神庙遗址位于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西北4公里,地处长白山北坡脚下,主峰正北略偏东处,距长白山主峰直线距离约49公里。2014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对长白山神庙遗址进行了数个年度有计划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①。截至2017年,已较为全面地揭露了该遗址内的主要建筑基址,初步掌握了建筑组群的形制与布局,确认其为金王朝修建的祭祀长白山的祠庙故址^②。此前,刘未已对长白山神庙的建筑布局进行了大略探讨^③,本文拟结合发掘所获,就其平面格局再谈几点认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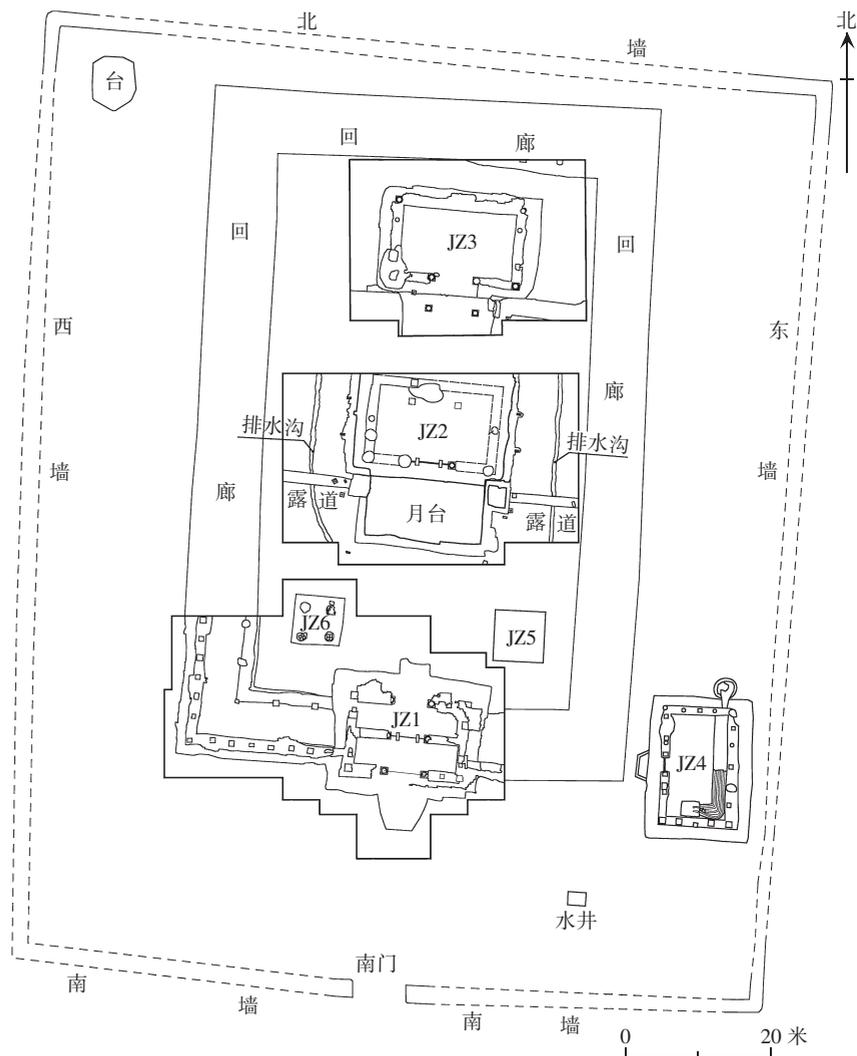
数年的考古勘探工作显示,长白山神庙遗址的主体为长方形外墙环绕的封闭单元,墙内

中部偏北为一处以“工”字殿为中心的回廊院落,院落外还保存有建筑址和水井等遗迹(图一),建筑布局严整有序,方向均为5°,外墙外还发现了较为完整的排水系统和与长白山神庙遗址营建有关的窑址等。在勘探的基础上,考古队已陆续有针对性地对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2014、2015年先后发掘了遗址内核心区域回廊院中部的“工”字殿址(JZ3、JZ2)及其周边庭院的局部^④;2016年发掘了回廊院的门殿址及门殿西北的建筑址(JZ1、JZ6),并同时揭露了庭院的局部和部分廊庑;2017年发掘了回廊院外东南侧的建筑址(JZ4)、外墙南门及东南角。至此长白山神庙遗址主要的构成要素和建筑遗存都已全部或部分地得到揭露^⑤。

《大金集礼》卷三五“长白山”条记祠庙营建及布局云:“大定十二年二月三日,检讨到长

* 本文为吉林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长白山金代神庙遗址平面格局及金代祠庙建筑制度研究”(编号:2018ZD2)与“长白山金代神庙遗址建筑复原研究”(编号:2018ZD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史前和历史时期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以及朝鲜半岛之间的人群迁徙和文化整合”(编号:16JJD780012)以及吉林大学基本业务费项目“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遗产价值研究”(编号:2019QY002)的阶段性成果。

图一
长白山神庙遗址平面图



白山建庙典故下项……今来长白山在兴王之地，比之轻余诸州镇山，更合尊崇，拟别议封爵，仍修建庙宇。十二月一日，礼部、太常寺、学士院检定到爵号名称，及差官相视到建庙地步下项，奏奉敕旨，封王，仍以‘兴国灵应’为名……山北地一段各面七十步，可以兴建庙宇……十四年六月建毕。正殿三间，正门三门（间），两挟廊各二间，北廊准上，惟不设门，东西两廊各七间，东廊当中三间就作斋厅，神厨三间，并添寝殿三间，贮廊三间。”^[6]

比照考古发掘已经揭露的长白山神庙遗址平面格局，与《大金集礼》所记大体符合。其

四周缭以庙垣，庙内主体为一以“工”字殿为核心的廊院（“工”字殿寝殿、正殿及廊院均已揭露，即2014、2015年先后发掘的JZ3与JZ2，皆三开间；正殿、寝殿间的贮廊于2014年发掘揭露了局部），廊院南侧辟门（即2016年发掘的JZ1）。因此可知，目前考古发现和揭露出的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所反映的格局，应基本奠定于世宗大定年间创建祠庙之时。

二

长白山神庙遗址是金代官方修建的祭祀长白山的祠庙故址，其背景是这一时期金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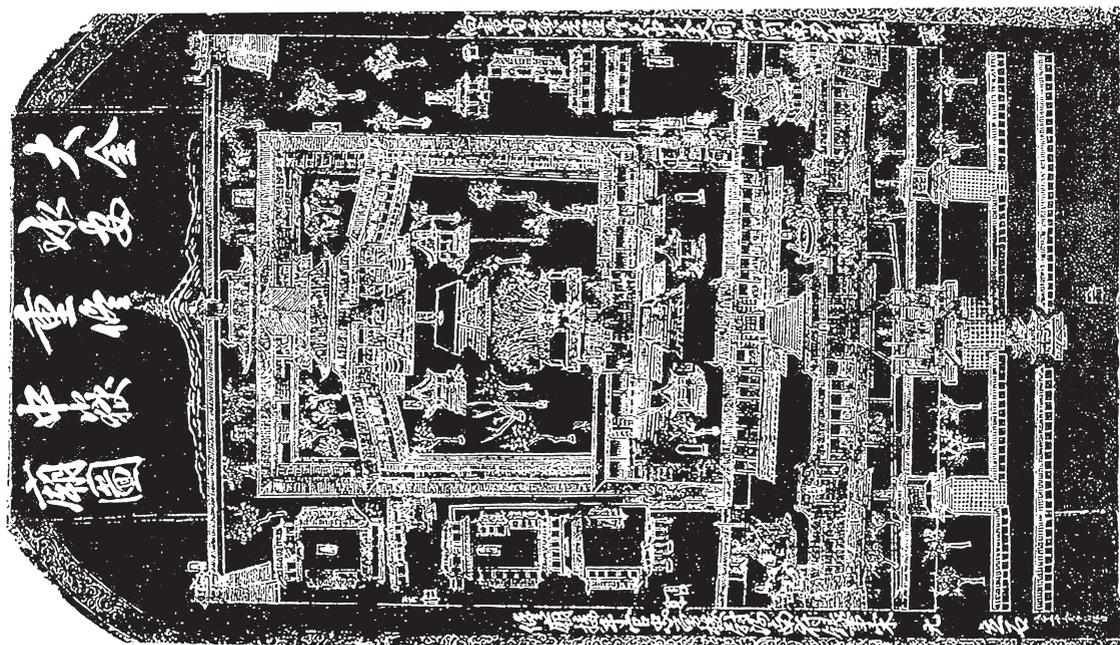
的礼制建设,特别是与世宗时期强调金王朝正统地位和试图遏止汉化、复兴女真文化的“本土化运动”有关,故而对女真“兴王之地”的长白山,别加尊崇,修建庙宇予以祭祀^[7]。而这一时期女真的汉化已较为深入,呈潮流澎湃之势^[8],其祭祀长白山祠庙的平面格局事实上则大部源于宋以来的其他岳镇海渚祠庙。

山西万荣后土庙原址在宋代汾河注入黄河处,其旧庙址已沦入黄河中,但金代所刻庙像图碑尚存,可据以了解该庙的规制。碑高135、宽106厘米,碑阴刻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以前“历朝立庙致祠实迹”,碑阳刻庙像全图,据碑文可知图系金天会年间刻,明嘉靖、天启重刻。一般认为,庙像图碑所反映的应是后土庙大中祥符四年为宋真宗亲祀后土改扩建之后的情况(图二)。全图所示是一座大型建筑群,按文字记载庙域东西320步,南北732步。四周缭以庙墙,四角设阙,庙北设平面近半圆形的祭坛区。庙南前部正面设棂星门,其后为庙南墙,墙上横列三门,正门五间九脊门殿,正对当心间施蝉翅,两侧门均三间悬山顶,皆断砌造。入庙门东为宋真宗碑楼,西为唐明皇碑楼,其后设两道横墙,也均辟三门南北相对。第一道横墙之门(承天门)三间庀殿顶,第二道横墙之门(延禧门)三间悬山顶,两侧施挟屋,这两座门殿皆断砌造。第二道横墙以北为主殿院,主殿院与第二道横墙间为钟楼与一殿东西并置。主殿院正南辟一门殿(坤柔门),三间庀殿顶,当心间施蝉翅。门殿两侧接南廊,至尽端与东西廊“丁”字相接,东西廊南端各开一侧门。门殿(坤柔门)以内中轴线上分别为露台及南侧施双阶的面阔九间重檐庀殿顶正殿(坤柔殿),正殿北有穿廊连面阔三间的歇山顶寝殿,组成“工”字殿。正殿与门殿之间,东西对峙施二方亭。正殿及寝殿东西两侧又有斜廊连东西廊,形成以“工”字殿为中心平面呈“日”字形的主殿院。东西廊外侧东西相向各建三殿,并以柱廊与东西廊相连,分割为四个小院^[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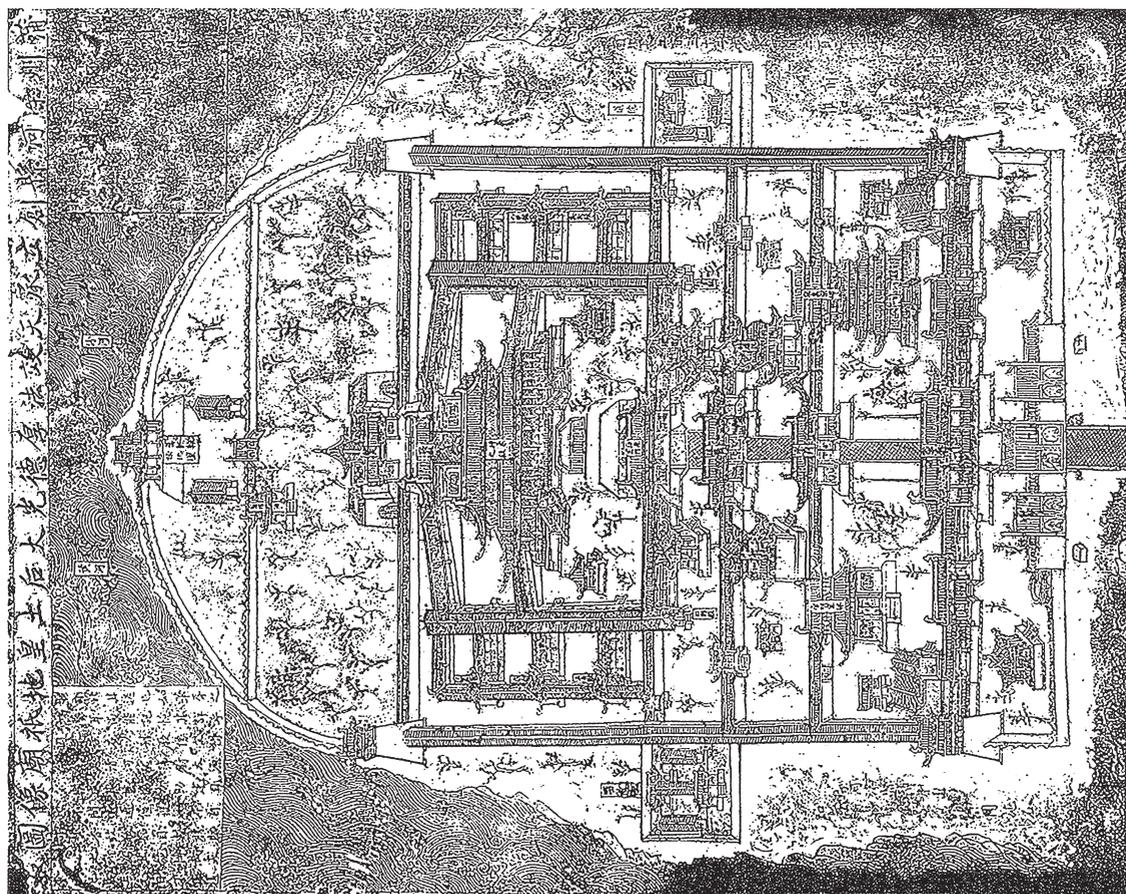
中岳庙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经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扩建形成现在的规模。

金、元、明、清历经重修,现状是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大修后的结果。庙中保存有金承安五年(1200年)的《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碑,碑高126、宽73厘米,表现的是经过金代承安年间修缮后的中岳庙全貌。中岳庙金代虽经皇统、大定、承安数次修缮,但据碑记可知,这几次修缮大约主要是建筑的修葺,而“庙制规模、小大广狭”则多仍旧,故可据庙图碑了解宋金时期中岳庙的布局特点(图三)。据图,庙平面呈长方形,四周缭以庙墙,四角设阙。庙南墙并列三门,东、西、北三面各一门。南墙前设横墙,其上辟棂星门(正阳门)及东西两侧门,与此三门对应者即庙南墙上当中的五开间单檐庀殿顶门殿(下三门)和东西挟门。庙内南部以一东西横墙贯通,中轴线上辟五开间单檐庀殿顶门殿(中三门),门东西两侧接廊庀,廊外横墙上开二侧门。横墙以北即中三门以内分为左、中、右三路,中路为主殿院。中三门与主殿院间设二方亭,主殿院正南辟五开间单檐庀殿顶门殿(上三门),两侧接廊庀,上辟二侧门。上三门以内中轴线向北依次为隆神殿、露台,露台后东西并置二方亭,再北即南侧施双阶的面阔七间重檐庀殿顶正殿(琉璃正殿),正殿北有穿廊(琉璃过道)连接面阔五间重檐歇山顶寝殿(琉璃后殿),组成“工”字殿。正殿及寝殿东西两侧又有廊庀与东西廊相连,形成以“工”字殿为中心平面呈“日”字形的主殿院。东西路自中三门东、西侧门进入,其内为神厨、监厨厅和使厅位、道院等附属建筑。这一格局今日虽略有改变,但中路之主体尚基本保存下来^[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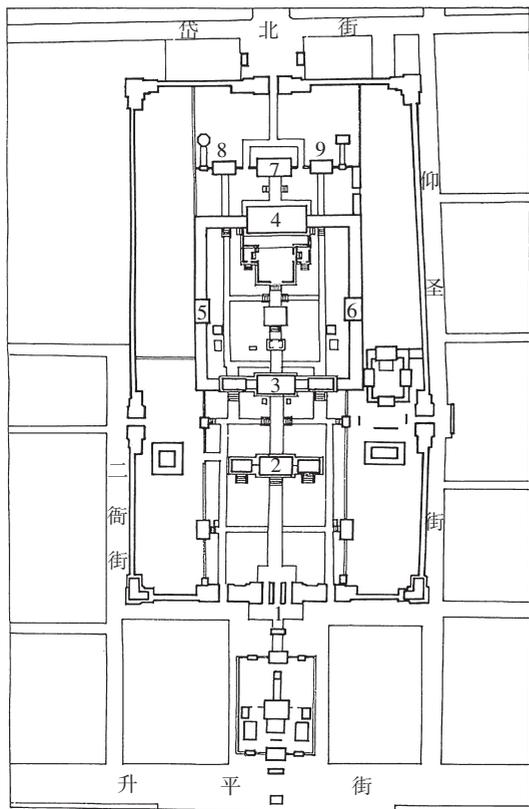
山东省泰安市岱庙位于泰山脚下,现规模也约是北宋大中祥符年间以来奠定的。其格局的细部随历代修缮有所变化,尤其以东西两路为甚,但中路基本布局似可部分辨识宋代之旧迹(图四)。岱庙四周缭以城墙,南面辟东西并列的三门,正中一门下列三门道,东、西、北三面各辟一门。入南面正门(即今正阳门)后,中轴线上今列配天门,其后依次为仁安门、天贶殿及寝殿^[11]。傅熹年认为配天门内中路为岱庙原主殿院,仁安门为主殿院南侧门殿,门内天贶



图三 《大金安重修中岳庙图》碑拓片(约 1/8)



图二 万荣后土庙像图碑拓片(约 1/10)



图四 岱庙总平面示意图

1. 正阳门 2. 配天门 3. 仁安门 4. 天贶殿 5. 鼓楼
6. 钟楼 7. 正寝宫 8. 西寝宫 9. 东寝宫

殿为正殿,殿左右有廊通东西庑,殿后有柱廊通寝殿,形成“工”字殿。正殿前也有宽大的月台,月台南侧中轴线上也有一土台,即类似露台的遗迹,土台南有一石栏围护地段,则为类似中岳庙隆神殿的建筑基址^[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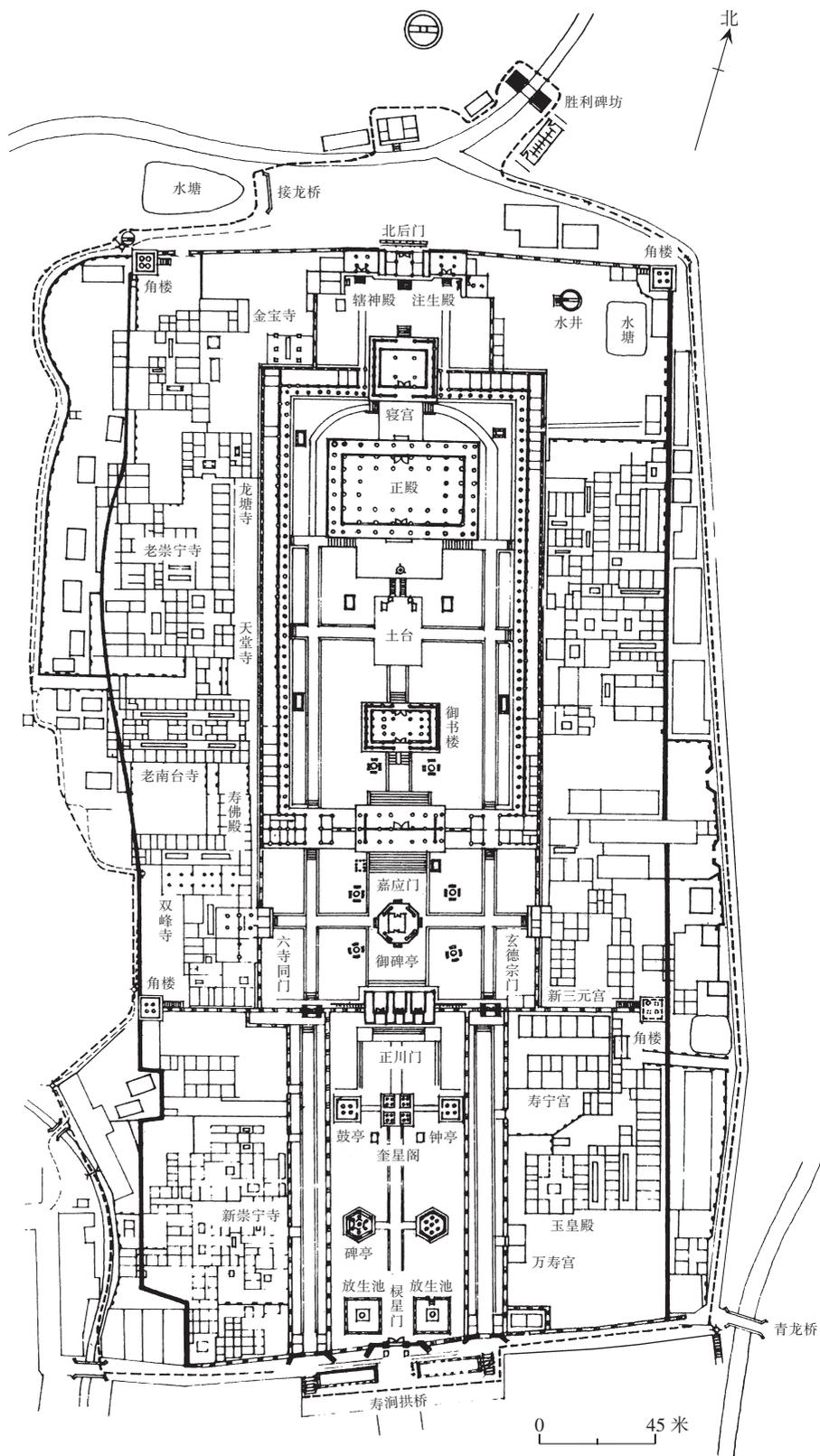
南岳庙位于湖南省恒山脚下的南岳镇,始建于唐,宋大中祥符间拓建后形成现在的规模,此后屡次重修,现状为清光绪八年(1882年)重修的结果(图五)。庙域近长方形,四角设角楼,南面开三门,东、西、北三面各开一门。庙内分为三路,东西两路原布置变化较大已不可考,中路为主殿院。在中轴线上依次布列嘉应门、御书楼、土台、正殿、寝宫,主殿院后即岳庙北门^[13]。傅熹年认为南岳庙与中岳庙、岱庙不同,在南门与主殿院之间减去一重横墙,不再分割出前院,入门即见主殿院。主殿院由门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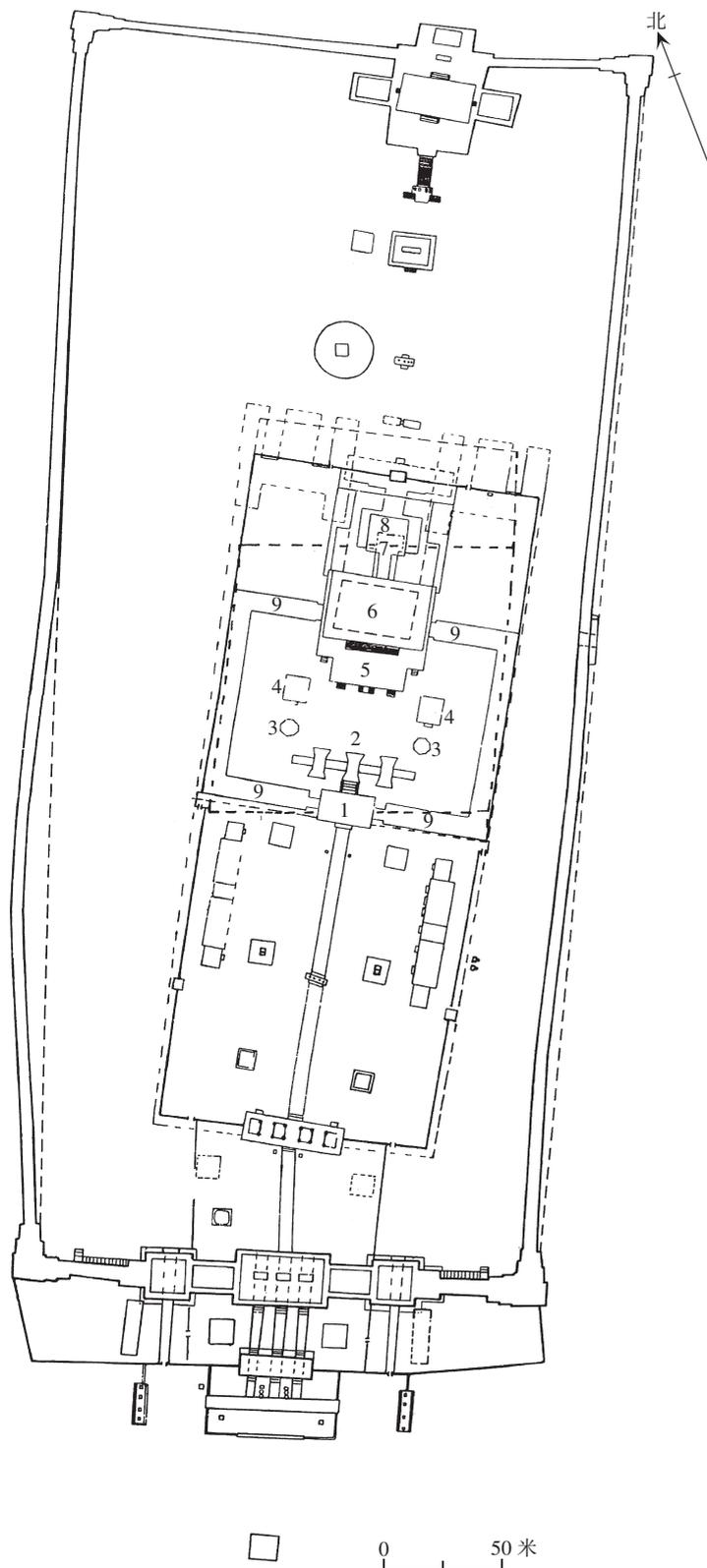
和廊庑围成,东西各开一侧门,现御书楼及土台即相当于中岳庙之隆神殿与露台。正殿与寝宫现有甬道相连,推测原状也应为“工”字殿,并在主殿东西有廊通东西庑,与中岳庙相近^[14]。

西岳庙位于陕西省华阴市岳庙镇东侧,已于1996~2002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发掘,初步探明了自南北朝时期以来庙域及布局的演变。发掘情况表明,宋代西岳庙域较唐代已有较大拓展。发掘确认了宋代的前殿、穿廊与后殿组成的“工”字殿,并在后殿东西两侧发现廊庑遗迹。同时,确认了金元时期庙域即基本与明清以来庙域相同,平面呈窄长方形,长518.4、宽207~230米(图六)。发掘者认为“内外城之制如果不是宋代创建的话”,就应是“这时期(按指金元时期)创建的”。此外,金元时期还在北宋“工”字殿布局基础上增设后殿,形成“王”字形布局,后又恢复为“工”字殿,并在后殿东西两翼新增两平面呈“H”的左右偏殿,说明金元时期较晚阶段岳庙中轴线上的建筑布局有了相当的调整^[15]。如果参以前述诸岳庙格局,颇疑金元以来西岳庙外垣即创自北宋,《西岳庙》报告所谓宋代“庙城”(“金元内城”),实际是西岳庙南侧庙门内第一道横墙以北的中路部分。西岳庙宋代的核心亦为中路的主殿院,主殿院后部为由正殿和寝殿组成的“工”字殿。寝殿两侧所接廊庑已被考古发掘确认,正殿两侧因叠压在今灊灵殿之下无法完全探明,颇疑其制亦同中岳庙等,两侧有廊通东西庑^[16]。

关于北宋时期祠庙布局问题,傅熹年曾作过精辟分析。他认为,山西万荣后土庙实际是大中祥符四年为真宗亲祀后土而建,其后一年即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廷颁发了宫观建筑规制:“凡宫观之制,皆南开三门,二重,东西两廊,中建正殿,连接拥殿。又置道院、斋坊,其宫宇之数,差减于宫。”^[17]后土庙格局与此规制颇为相类,唯此规定中的三重门比后土庙的四重要少一重,而和中岳庙、岱庙及曲阜孔庙均同。傅熹年还进一步据前述后土庙、中岳庙、岱庙、南岳庙和曲阜孔庙等实例及文献所载宫观

图五
南岳庙总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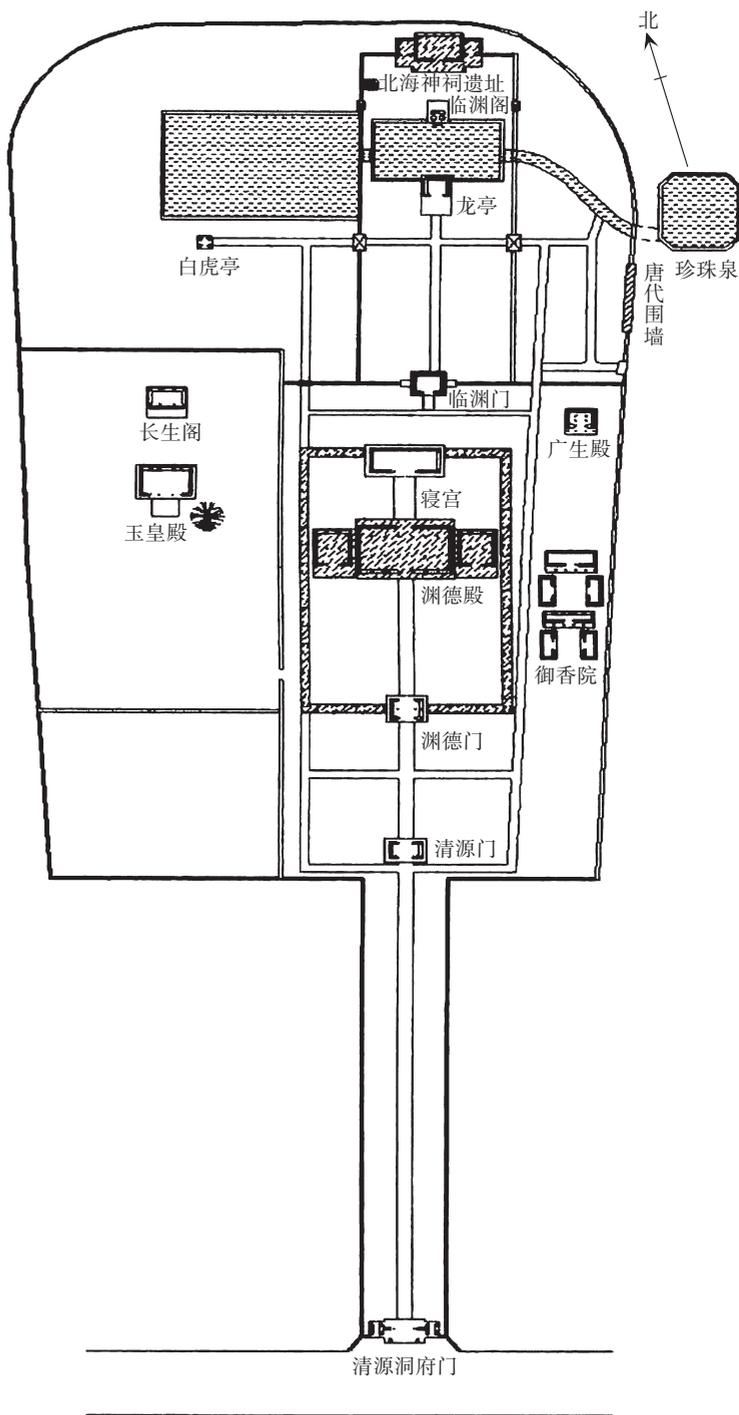


图六 西岳庙历代总平面图

- 1. 金城门 2. 金水桥 3. 御碑亭 4. 碑楼
- 5. 灏灵殿 6. 北魏、唐殿堂位置(F5)
- 7. F4 8. F2A、F2B 9. 廊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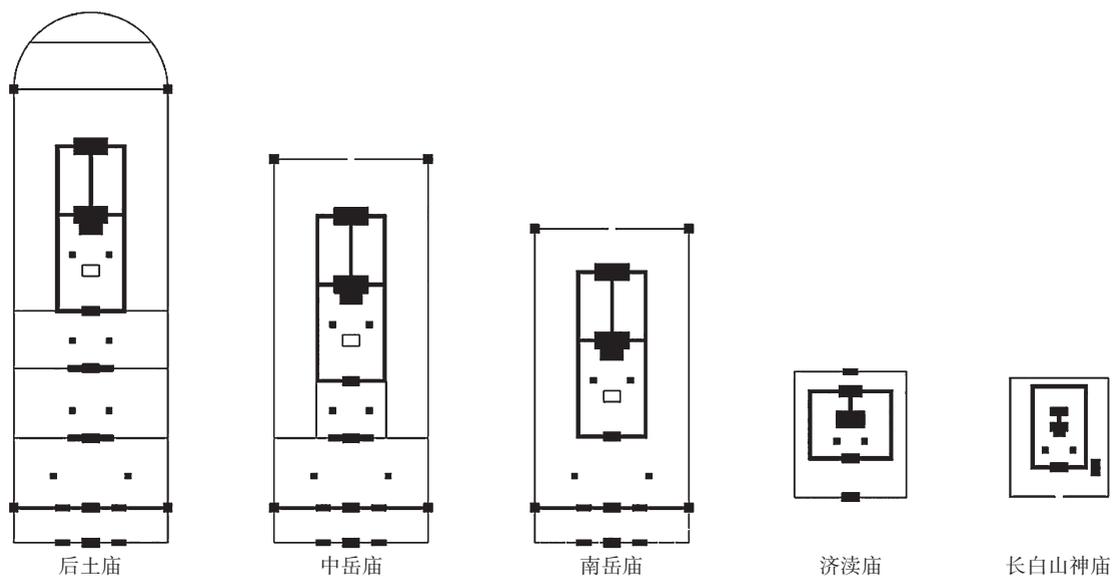
制度归纳了宋代祠庙布局的特点,其核心可概括为主殿院内建“工”字殿,自庙门至正殿中间要经过庙门、横墙上门和殿门三重,且这三重均并列开三门。此外,可视为通制的还有庙墙四角建角阙(角楼),庙门内横墙以北分为东、中、西三路,中路为主殿院,东、西路为道院、斋坊等附属建筑,主殿院平面呈“日”字形,庙门外建棂星门等^[18]。从考古发现的西岳庙情况来看,其主体部分也基本与傅熹年的概括相若。

除上述后土庙与诸岳庙外,还有比较重要的一处为河南济源济渎庙,也是宋代岳镇海渎祠庙中较为重要的实例。现济渎庙址始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年),宋开宝六年(973年)曾重修,此后屡加修缮,清末民国以后大半毁去。庙内尚存面阔五间、进深四椽的北宋遗构寝殿。该庙主体建筑也是一“工”字殿,前为出双阶的面阔七间的正殿(渊德殿),其宋代基址及柱础在民国时期尚存,正殿两侧为面阔三间的东西挟屋,正殿之后与寝殿间以三间穿廊相连,正殿南为明代重建的面阔三间的门殿(渊德门)(图七)^[19]。庙内尚遗明天顺四年(1460年)《济渎北海庙图志碑》,可据此推知其宋代布局,入庙门核心区即为一主殿院,主殿院后部为一“工”字殿,门殿与正殿间有二方亭^[20]。以济渎庙平面布局与前述诸庙相较,可以发现济渎庙在



图七 济渎庙平面示意图

庙域内不设横墙,自庙南门至正殿只通过二重门,而岳庙要通过三重门,后土庙要经过四重门。



图八 祠庙平面布局示意图

此外,济渎庙四角不设角阙^[21]。

三

对比长白山神庙遗址所见的金代长白山祠庙与上述诸祠庙布局,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整体布局上最重要的共性即为纵长方形的庙域内,中路核心部分皆为以“工”字殿为主的主殿院,但庙门内与主殿院间横墙的设置则有所不同。后土庙在庙门内与主殿院间设两道横墙,诸岳庙(除南岳庙外)在庙门内与主殿院间设一道横墙,而长白山神庙不设横墙,入庙门即见主殿院,自庙门至正殿只经过两重门,与济渎庙相类(图八)^[22]。

其次,长白山神庙庙垣已被部分发掘,南门豁口应为庙门所在,但不见大规模建筑遗存,与前述诸庙不同。东南角等处亦已揭露,不见角阙(角楼)遗迹,与诸岳庙不同。

第三,“工”字殿广泛流行于宋元时期的宫殿、祠庙、衙署以至民居,明代尚存余绪,前辈学者论之已详^[23]。长白山神庙遗址所见情况又与上述诸庙有所不同。长白山神庙“工”字殿虽也位于主殿院后部,但其寝殿已与廊庑脱离,东、西廊延伸至北廊从寝殿后穿过。而前述诸庙,皆为寝殿两侧伸出两廊与东西廊庑相接。

因此,长白山神庙遗址所见布局形式颇疑为金代祠庙布局的新特点,这一做法使得“工”字殿在主殿院中的位置更加凸前,正殿前的院落空间较此前有所压缩。

第四,后土庙及诸岳庙所见正殿面阔加副阶后可达外观九间的重檐建筑,济渎庙则为七间的单檐建筑,体现出明显的规制差别。长白山神庙遗址所见主殿院正殿、寝殿之面阔皆仅三间,规制更低。此外,前述不少岳庙正殿前还可见唐宋时期尚流行的双阶之制,但已不见于长白山神庙遗址正殿。然而,后者于正殿前以大块河卵石漫铺出颇为壮观的庭院,这在同时期金代高等级建筑中十分罕见,石漫庭院不便行走,似乎设计者原本就没有在月台前设阶的打算,这意味着其殿前院落空间的内涵表达可能与前述祠庙有所不同。

通过以上几点分析可见,金世宗时期所建的长白山祠庙,其主体格局与中原岳庙、济渎庙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是有所渊源,而世宗借用中原传统的仪式来册封长白山,其试图复兴女真民族文化与不可遏止的汉化进程及中原正统观念等表里之间的种种表现,也颇耐人寻味。世宗时期奠定格局的长白山祠庙从整体平面格局上,似乎较其他诸岳庙等级稍低,而与

济渎庙类似。世宗时期确立了岳镇海渎的常祀之制,五岳皆封帝,四海封王,五镇、四渎封公^[24],如与之对比,长白山初封“兴国灵应王”,其祠庙建筑规制较五岳低,而类于济渎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章宗时期有所调整,长白山封帝,五镇皆封王,除长白山外的岳镇海渎封爵已基本与北宋相同。但这时长白山祠庙早已建好,发掘结果也显示庙内整体建筑布局为一次规划修建而成,并未发现有大规模增建或扩建的迹象,可知祠庙的建筑布局与规制并未随封号的提升而有大的调整。

然而,《大金集礼》记长白山在“兴王之地,比之轻余诸州镇山,更合尊崇,拟别议封爵”,随着章宗时期长白山爵位由“王”提升为“帝”,从封号上看已经与五岳相同。以往曾有学者提出金代长白山祭礼隆于五岳^[25],但如前述,从考古发现来看,其祠庙布局远逊于岳庙规制。因此对长白山祭祀的重视,实际更多地体现在祭祀礼仪、每年春秋两次致祭等方面,而不是体现在祠庙建筑的布局与规制之中。

以上仅从长白山神庙平面格局及其反映的规制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今后可研究的空间仍然较大,如金代礼制建筑与前代、后代的关系,特别是岳镇海渎及长白山祠庙规制的源流演变问题,还需在深入剖析个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动态研讨。具体到遗址而言,其所见长白山祠庙总体平面的准确复原与此基础上的尺度分析,也有待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而继续深入。

-
- [1] 2014年发掘工作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承担,自2015年起,发掘工作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共同承担。
- [2] 赵俊杰《关于宝马城性质的初步研究》,《北方文物》2015年第3期。
- [3] 刘未《宝马城》,《鸡冠壶:历史考古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4]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遗址2014年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6期;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等《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2015年发掘简报》,《文物》本期。

- [5]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安图县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考古》2018年第7期。
- [6] (金)张纬《大金集礼》卷三五“长白山”条,第3页,广雅书局,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刻本。
- [7] 大定年间,除长白山外,还有其他如房山、混同江等对女真人具有特殊意义的山川被封爵并祭祀。参见邱靖嘉《金代的长白山封祀——兼论金朝山川祭祀体系的二元特征》,《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陶晋生《女真史论》,第77-92页,(台北)食货出版社,1981年;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
- [8] 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
- [9] 王世仁《记后土祠庙貌碑》,《考古》1963年第5期(图二亦采自此文)。文中有傅熹年依后土祠庙像图碑所绘“北宋汾阴后土祠鸟瞰图”,可作参考。
- [10] 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之“登封县中岳庙”,《刘敦桢文集》(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图三亦采自此文);张家泰《〈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碑试析》,《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宋、辽、金、西夏建筑》,第162-166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
- [11] 陈从周《岱庙》,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图四采自此书第44页);吉爱琴、钟本文《泰安岱庙正阳门及其角楼遗址的清理》,《纪念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二十周年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泰安岱庙西华门遗址的考古清理》,《海岱考古》(第4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赵祥明《泰山岱庙古建筑考古发掘与保护措施研究》,《古建园林技术》2016年第1期。
- [12] 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第52、53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
- [13] 杨慎初主编《湖南传统建筑》“南岳庙”,第30-3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图五采自此书第31页)。
- [14] 同[12],第53、54页。
- [1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西岳庙》,三秦出版社,2007年(图六采自此书第514页后插页);侯卫东《西岳庙建筑研究》,《中华古建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
- [16] 有关西岳庙宋金时期的平面复原与尺度分析问

- 题,容另文探讨。
- [17]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戊寅”条,第1802页,中华书局,2004年。
- [18] 同[12],第57、58页;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管理和建筑等级制度研究》,第116、117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
- [19] 同[12],第296页。
- [20] 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之“济源县济渎庙”,《刘敦桢文集》(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张家泰《〈济渎北海庙图志碑〉与济渎庙宋代建筑研究》,《中国营造学研究所》(第一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 [21] 同[12],第57、58页。
- [22] 此图为各祠庙中路主要布局的示意,东、西路和部
分附属建筑皆已略去。
- [23] 刘敦桢《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纪略》之“安平县圣姑庙”,《刘敦桢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傅熹年《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的北宋建筑》,《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傅熹年《山西省繁峙县岩山寺南殿金代壁画中所绘建筑的初步分析》,《建筑历史研究》(第一辑),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情报研究所,1982年。
- [24] 邱靖嘉《金代的长白山封祀——兼论金朝山川祭祀体系的二元特征》,《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 [25] 徐洁《金代祭礼研究》,第88-92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 (责任编辑:戴 茜)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Layout of the Jin Dynasty Temple of the Changbai Mountain Deity

Zhao Junjie *et al.*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and excavation (2014~2017) on the Jin Dynasty Temple of the Changbai Mountain Deity shed light on the main base of the construction. It was confirmed that the site was a unit, south facing, mainly rectangular, and surrounded and concealed by outer walls. At the centre of the northern part, there is an ‘H’ shaped temple hall in the cloister courtyard. Its layout matched the record in the *Collected Rites of the Jin Dynas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mple basically originated during the Dading regnal years in the Shizong reign. This paper, comparing it with the Houtu Temple at Wanrong in Shanxi, the Zhongyue Temple at Dengfeng in Henan, the Dai Temple at Taian in Shandong, the Nanyue Temple at Hengyang in Hunan, the Xiyue Temple at Huayin in Shaanxi, and the Jidu Temple at Jiyuan in Henan, proposed that the layout of the Changbai Mountain Temple partially originated from other temples that were built from the Song Dynasty onwards to worship important mountains, towns, rivers, and seas. However, it did not compete with other mountain temples in its scale. It showed that worship of the Changbai Mountain was important in the Jin Dynasty, but it mainly focused on the ritual system and ritual practice that took place twice a year in both spring and autumn rather than the layout and scale of the temple.



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 JZ2 全景 (上为北)

文物

河北邱县唐袁翼夫妇墓发掘简报

2018年8月，河北省邱县在基本建设过程中发现一座古代墓葬。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和邱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为斜坡墓道单室砖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方向186°。墓中出土器物60余件，包括陶器、铜器等。以陶俑为大宗，有武士俑、风帽俑、文吏俑、伎乐俑、昆仑奴俑、神煞俑等，还有骆驼、马、牛等动物模型。根据出土器物特征判断，陶俑应为邢窑产品。墓中出土墓志一合，据志文可知，墓主为袁翼夫妇，卒于唐中宗文明元年（684年）。邯郸地区唐墓发现较少，该墓时代明确，出土器物丰富，对于确立该地区隋唐墓葬的断代标尺有重要价值。

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2015年发掘简报

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位于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西北4公里处的丘陵南坡上，南距长白山天池约49公里。2015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遗址“工”字殿的前殿（编号JZ2）进行了发掘。发掘情况表明，JZ2为一座前出月台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月台两侧有铺砖露道与东西廊庑连接，基址周围有河卵石墁铺的庭院及两条排水沟。清理的倒塌堆积中出土有大量陶质建筑构件及少量铁器、铜器、陶器、瓷器残片。本次发掘为进一步厘清长白山神庙遗址建筑的形制与布局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平面格局的初步研究

2014~2017年对长白山神庙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已较为全面地揭露了遗址内的主要建筑基址，确认遗址主体为长方形外墙环绕的封闭单元，坐北朝南，墙内中部偏北为一处以“工”字殿为中心的回廊院落。其平面格局与《大金集礼》记载大体符合，应基本奠定于世宗大定年间创建祠庙之时。本文通过对比山西万荣后土庙、河南登封中岳庙、山东泰安岱庙、湖南衡阳南岳庙、陕西华阴西岳庙及河南济源济渎庙，认为长白山祠庙的平面格局部分源于宋以来的其他岳镇海渎祠庙，但建筑布局远逊于岳庙规制，表明金代对长白山祭祀的重视，实际更多地体现在祭祀礼仪、每年春秋两次致祭等方面，而不是体现在祠庙建筑的布局与规制之中。